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 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突破网络封锁, 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从贼奸溜滑到按“真善忍”做人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七日】我在修炼法轮功前, 与人交往总是考虑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 说话是假话多, 真话少, 给人帮忙干活, 见轻活干, 有时敷衍了事应付人, 爱抽好烟, 赌博, 所以别人都说我贼奸溜滑。九八年十月, 我喜得大法, 那年我二十三岁。

大法改变了我的身心。我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 不抽烟、不赌博、不撒谎, 做事先考虑别人, 实心诚意的帮助别人。做生意收到的假钱, 不管多大的面额, 我都把它销毁, 我在想, 五十元、一百元的假钱, 对没有钱的人来说确实不是小数, 所以我不能让它再流通、去害人。而且我走过的路, 只要路中间有石头、砖头等, 我都要把它清理了, 因为晚上有人骑自行车、或开车, 就把人绊倒, 或者造成车祸, 几年下来, 我清理的石头、砖头等能拉几汽车。

二零零零年十月到十一月, 我们这里阴雨不断。从我们村到县城, 有三、四里路是石头土路, 南北通向, 时间长了没人修。我们村有三个造纸厂, 加上邻村的造纸厂, 有六、七个造纸厂, 来往拉麦草的车辆多, 路都轧出了车辙, 一下雨就成了泥水路。甲同修有一辆小四轮拖拉机,

我就和甲同修、乙同修、丙同修商量把这条路修一下。

第二天我们四个同修开着甲同修的小四轮拖拉机, 来到我们村的造纸一厂, 我们跟厂长说了, 我们炼法轮功的义务修这条泥水路, 把你们造纸一厂烧锅炉的废煤渣给我们, 我们拉去修路, 你们要钱我们给你们钱, 厂长说你们炼法轮功的义务修这条泥水路, 我们不要钱, 你们用多少拉多少。我们四个同修就冒着小雨, 一车一车的把废煤渣拉到这条泥水路上。有的工人听说我们炼法轮功的义务修路, 还给我们帮忙装车。造纸一厂的废煤渣拉完, 我们就去造纸二厂, 造纸二厂的领导听说我们炼法轮功的义务修路, 就把建厂时剩下的废砖块, 废煤渣都叫我们拉去修路。

这条路有五六个村子的人都走, 行人不断, 学生特多。有的问: 是村上领导让你们修的吧? 挣工资吗? 我们说: 我们炼法轮功的义务修路。有的人听了, 世上还有这样的好人。我们就给他们讲炼法轮功是如何教人做一个好人的。

我们几天的修路, 不管是路过的人, 还是村里的人, 还是周围村子的人, 都说炼法轮功的是好人, 比村干部好, 村干部整天打麻将, 不办实事, 炼法轮功的义务修路, 不求回报, 最后人们把这条路叫“法轮功路”。

台湾民众谴责中共活摘器官恶行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明慧记者孙柏、苏容高雄报导)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特别于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九日晚上七点三十分在台湾高雄市文化中心南后门的四维国宅广场, 举办赴中国大陆做器官移植内幕说明和座谈会, 为当地民众剖析去中国大陆做器官移植的黑幕和风险。当民众了解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 并贩卖尸体作人体标本展览的内幕时, 都非常震惊甚且震怒, 纷纷表示, 任何人对这样的罪恶都不应沉默, 要赶快惩治中共这种惨无人道的恶行。

座谈会上播放了二零一一年前加拿大议员大卫·乔高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来台新书《血腥的活摘器官》发表会时的演讲实况影片, 内容是揭露中国大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的惊人罪恶, 当时与会的三百多位贵宾和观众都非常震



撼。高雄市空中大学校长吴英明用颤抖的语气说: “怎会这样, 我很惊怕!”

在公务机关上班的王小姐之前有听她同事谈过法轮功在中共受迫害的真相, 但今天看了影片和说明会, 觉得这不只是普通的迫害, 是严酷的残害, 她说: “中共统治的大陆是大家公认没有人权的国家, 对于理念不同的团体, 会用莫须有的政治手段打压迫害, 对于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残忍了, 活摘意思就是把好端端、活生生的人拿走器官致死, 太残忍了,

尤其是对善良的修炼团体。应该透过世界组织对中共作严厉的控诉, 快快惩治这恶行, 停止迫害。”她说她也会广为告诉朋友, 不要再到中国大陆作器官移植。

与会中有一位是医师专业出身的齐太太, 她了解到中国大陆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甚且还把尸体贩卖塑化、加工成标本展览的邪恶黑幕, 直呼中共太不人道了, 齐太太表士: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站出来制止这个行为, 把这个恶行揭露出来, 让更多的人不要再去中国大陆做器官移植, 台湾政府应该要立法制止这种行为, 不能再冷漠了。这真是象大卫·乔高以及大卫·麦塔斯《血腥的活摘器官》书中说的: 这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四日】吴桥县梁集北徐王村吴福和及他的妻子董淑新一同修炼法轮功。夫妻俩人被中共当局非法拘留、洗脑，经济损失数万元。

修炼法轮功做好人

一次吴福和买了地膜和肥料，回家发现商家少算了一捆地膜钱，吴福和立即把钱给商家送了回去。

董淑新曾拿一张百元钞票买东西，被商家确认是假钞，董淑新当即把假币撕碎，并说：别人骗了我，我修炼法轮功可不能骗别人啊！还有一次，董淑新捡到一部手机还给失主。

吴福和遭绑架关押

二零零一年六月三日清晨，吴桥公安国保大队警察和梁集派出所副所长王雪阳十多人，非法进入吴福和

善良夫妇遭受暴虐

家乱翻，然后，把吴福和强行塞到车里并给戴上手铐，绑架到赵辛派出所，铐在电线杆上有半小时之久。之后被王雪阳、董维华、何善意送到县国保大队，当日被送往吴桥看守所，人一进号房就被普犯们打了一顿。

吴福和每天被强迫做奴工装火柴盒，中午不让休息，晚上加班到十点多，之后还得值两个小时的班。每天早饭、晚饭都是一个馒头、一碗玉米粥；中午两个馒头、一碗带几片菜叶的汤水，让你吃不饱也饿不死。一个月后，被国保大队王长桥等人勒索二千元后释放。

刚回家半个月，吴福和又被梁集派出所副所长王雪阳等三人绑架送入看守所，一关又是两个月。家人为了让吴

福和早日从魔窟中回家，前后两次明着、暗着的被勒索近两万元钱。

吴福和夫妇双双被关押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日一大早，县国保队长王长久和梁集派出所副所长田建康带领十多人，又闯进吴福和的家，抢走他家的大法书、电脑、电视机、VCD机、功放机、电视信号接收大锅等。

吴福和被劫持到吴桥看守所，董淑新被劫持到南皮县看守所。董淑新遭关押二十八天后，被县国保队长王长久等勒索五千元获释。

在吴桥看守所，吴福和曾遭犯人两次毒打，还被逼迫做厕所的奴工。被非法关押了十个月，在家人跑东跑西的又花掉近两万元后，吴福和被判三缓五。

别迷信“权大于法”

很多警察，对于正义律师们讲述“修炼法轮功合法”或“迫害信仰有罪”等不以为然，认为：今天中国谁说了算听谁的。然而分析很多事件之后，人们不难发现：所有迷信“权大于法”而不知退路的人，都在后来的什么时候被法律所治。因为强权之上，天理永存。选摘几个实例。

文革时期的北京公安局长

在文革期间追随当时的当权派，以执行公务之名，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他在大权独揽期间，肆意迫害，谁敢说个“不”字，轻则受到批判，不予重用，重则下放、劳改，甚至被关进监牢。他还利用手中的职权，长期将北京市公安局某处级机关内的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干部拉在身边，经常陪伴他出入高级饭店和其它场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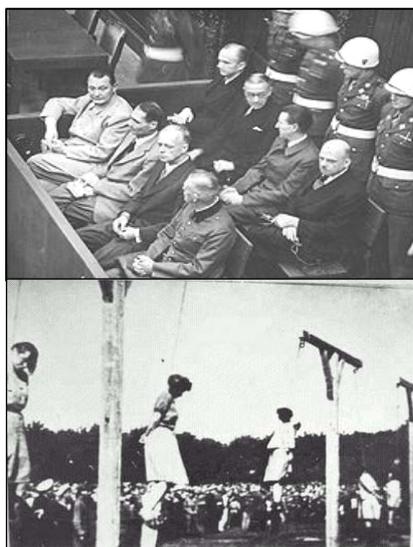
文革结束，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八日，当他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时，脸色苍白，一言不发。五月十九日上午，刘传新自杀身亡。

红色高棉的追随者

二零零九年二月，由联合国推动的群体灭绝案法庭在柬埔寨首都正式开庭，以战争罪、反人类罪、酷刑及谋杀罪指控，开始对前波尔布特共产党政府（红色高棉）的五个高官进行审判。二零一二年二月三日，“联合国战争罪法庭”驳回了前红色高棉监狱长康克由的上诉，并将其原判三十五年监禁改为无期徒刑。

现年六十九岁的康克由，在审讯中承认：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九年负责看守 S21 监狱期间，有一万五千人被他以严刑逼供手段虐待致死。康克由于二零一零年被判处三十五年监禁。但他辩称：自己“仅仅是执行命令”。

法庭驳回康克由上诉的裁定书中说，康克由是一名“令人震惊的凶残人物”，理应受到“现有的最高的刑罚”，并将其改判为无期徒刑。这是一项终审判决，没有上诉的可能。



辩解。奉了命。行害事。事帮凶。的们否

被组执。行医死。人护。员士营

纽伦堡审判的教训

在六十多年前的纽伦堡审判中，所有纳粹战犯都曾经用同一理由为自己辩护：“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追究，杀害犹太人是在执行法律。”法官们充分讨论后认为，纳粹战犯执行的不是法律，而是一种罪恶。法官们以“恶法非法”的原则驳斥了纳粹的辩护理由，并将包括集中营护士在内的迫害参加者判处了绞刑。

德国著名哲学家拉德·布鲁赫说：“法律分法上之法和法下之法，以人类的共同理性，以人的尊严和权利为展示内容的法，是法上之法；以背弃人类理性，漠视人的尊严、践踏人的权利为特征的法，是法下之法。法下之法是恶法，恶法非法也。”

所有执行命令或所谓执法的人，如果所行之事，与良知和人性常理相违背，也是在违法，一旦司法形势拨乱反正，其必将面临着相应的惩罚。

人做什么都是给自己做，好坏皆有循环报应。眼下，在如何对待法轮功及其修炼者这个与良知碰撞的问题上，愿所有不想失去未来的警界同胞们明智谋身，良知决断。◇